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

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

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

主爵都尉好直諫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

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

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

師交通仕

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

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

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作反刻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

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

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

旌幡也准南子

擊鍾告日事者振鐸語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關四門之

東觀記曰涉獵書史果於行義

鄧析子轉辭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人武有戒懼之銘

何云詞  
不其專  
主折奸  
宜乎班  
書不換

進善之雅懸諸  
木建招諫之教

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

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纏緜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

被也緜或即位呂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呂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

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呂人無賢愚

莫不怨茲臣賊于呂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

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

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呂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故配天郊祀

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霍光秉政輔翼少主

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

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方今師傅皆呂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

曰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

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執滿必傾不如止也

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呂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與

而行擁眾而止無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至迺訛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呂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審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

也王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

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百防

未然之符百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係傳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

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冀行天罰所

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

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為國立功可也今文尚書曰立功立

事可曰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已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

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

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一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

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已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已決勝負角哀至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

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已忠言至諫希得為用

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豈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鬻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

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已獨

見為明而已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

考異曰建武七年詔書當在六年

當猶也

太官車輟馬止不可  
以行馮衍賦曰輟者  
車于冥陽則輟為止  
義也  
頽近年纂要解曰  
車跡曰軌車輪謂  
之輟也王逸音丹

潛夫論曰齊有鮑井  
孝男知大夫晉有鮑  
葵漢有鮑宣累世  
忠直  
宣妻栢氏女見列女  
傳  
風俗通曰漢有上黨  
都尉露平落當作  
露也

風俗通曰諸侯及使  
者有傳信乃得舍  
于傳其令刺史行  
部車号傳車從

軍曰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大廟也國動

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

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曰忠孝顯聞是曰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

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

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

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曰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曰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軻謂曰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軻或輪木也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曰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

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曰成其德帝並

不納曰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曰病去

### 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

後母至羣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為郡功曹莽曰

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曰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肅曰黃土宜曰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

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

東觀記曰  
多言無所  
屈撓  
在尚書數  
頽正色百  
憚之此堂

何云保下  
如有傳字

義鮑子都  
一則御賜  
上卷四三

事督郵女選廿八  
表紀曰永當州門  
拔佩刀載鞍興  
為還車

劉成注傳合案  
文當作舍

胡氏曰帝雖謂永  
言大而以其降晚  
意懷不悅也

索觀記曰至懷謂  
太守曰足下所以堅  
不下者未知孰是  
也今聖主即位天  
下已定不降何待  
耶

索作作虞休

東觀記作自關連

索觀記曰後請堂

子日從傳講堂坦

然至里門

連業子曰鮑府君謂

曰庠序之儀廢來

久矣今誠脩之民必

觀焉且憲豈為盜

或聚或散非有堅

固部曲也若行饗

射之禮內行禽之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當匈曰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犬破之更始封為

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

文德雖行將軍常衣早襜褕路稱鮑尚以永好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

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

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着冠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已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

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賜

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

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

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

多寇暴永召吏人瘼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呂控御人也說苑曰

矣故急於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東觀記有

儲大伯表

孫伯也

何云此

謂

親化可因而待也  
府君性之用格憲  
等

續漢書曰永性  
存嚴公正自儉忌  
難每朝各加戒  
慎也皆至  
何云鮑永拜更始  
之墓稍知禮義  
者宜為之非感節  
也必武因不平裏  
乎高祖待亦布  
東觀記曰仁者  
百行之宗忠者  
禮義之主也

漢律曰吏二千石  
去官歸寧不遇  
行在所者便道  
之官無問永未至  
行在迎拜州牧使  
道之官所以優之  
也

呂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呂事効良大不敬

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大夏城門中與  
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効  
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軍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  
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  
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  
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

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呂  
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

東觀記曰  
東北南北為陌  
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呂獲罪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豕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

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  
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呂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還

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  
亦已勞矣呂君帷幄近臣其呂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

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呂事新主矣恥呂其眾受寵斯可呂

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  
曉也豈苟進之悅易呂情  
納持正之忤難呂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  
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呂循道居方呂從

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

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  
故城在今澤州也昱

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  
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  
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

補止宿遂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  
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  
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岑尊孝化  
作卷遺

東觀記曰  
引車入陌  
破下

東觀作詳  
東觀作前

東觀作詳  
作淵遺

宗屬

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

之子復為司隸也曠令司徒印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

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

作方梁石洫洫渠也呂石為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曰殷富十七年

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

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曰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

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其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

如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免者過半又諸

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

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

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

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

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修起橫舍學

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

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綏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迺行

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到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

見儒林傳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也

陳龍傳龍為皇  
撰評公比卷決  
事科條皆以事  
類相從呈奏之  
其後公府奉以

法。晉書刑法志  
曰司徒鮑公攝  
要辭訟為法比都

張衡集曰南陽太  
守鮑得有所賜  
先公核筭傳世用  
之得吏理皆衡  
為主簿作銘書  
一作德華鳴書  
六作德華鳴書  
張衡南陽文學  
儒林書贊曰南陽  
太守上黨鮑君  
文學。范曄懷  
儒林之陵運光  
匠修而新之崇  
爾之儀揚濟  
之化此堂三九

注讀在贈

何云謂昱受  
永繼父宣為  
司隸是後居  
官位也

案表紀德  
黃門侍郎  
胡氏曰消後  
者消衰異  
而復其常  
理素化俱作  
治

政表作道  
納其言素化  
上即詔聖陽  
事者為本鄉

成者行  
事有篇  
若今事

洪事都目  
周禮注曰  
成者行  
事有篇  
若今事

德表南陽  
崔瑗為作  
誄見環集

德表南陽  
崔瑗為作  
誄見環集

德表南陽  
崔瑗為作  
誄見環集

德表南陽  
崔瑗為作  
誄見環集



前書有者武將  
軍遠並後封爵  
族為大司馬

胡氏曰遠音祿又  
音慶今東郡有遠  
姓三音並得書本  
遠字或作遠今

河朔有遠姓自呼  
音徒載及

崔義傳曰將作  
大匠掌卿侯遠  
並為橫槊將軍

後漢魯相晨孔  
子廟碑曰孔子乾  
坤所擬西狩獲麟  
為漢制作故考經  
後神契曰立五刑  
命帝邪行之高

言方靈耀曰丘生  
倉際觸期稽度  
為赤制

今元包一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遠並素好士王莽曰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遠姓並名風俗通曰潁秦邑也其大夫

氏焉遠音錄 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鸞鸞自銜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曰滋味說湯乃任呂國政也 惲竊不遜敢希

輔商立功全人華氏勝臣負鼎俎曰滋味說湯乃任呂國政也 惲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

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

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呂重任驥亦俛首

裹足而去耳惲曰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蹶齧裂裳裹足鵠立秦庭齧音戾 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

月機衡北斗也 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

成眾品錄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 漢歷久長孔為亦

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 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曰成德愚者逆曰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鍾歲災惑並在漢分也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 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

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賊文仲其竊位者歟 且堯舜不曰天顯自

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曰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 陛下何貪非天顯曰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

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曰大逆猶曰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迺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

南道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 建武三年又至

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為

將兵長史授曰軍政惲迺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辱不得斷

何云此  
奇俯當  
西漢和氣

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惓諫

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

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呂甲子日至膠鬲行天

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呂救膠鬲之死也

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將

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只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呂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

所殘暴呂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

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惓恥呂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

禮請呂為門下掾惓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惓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惓歔歔不能言惓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

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惓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呂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惓

因而詣縣呂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惓曰為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呂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

而追惓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呂要惓曰子不從我出敢呂

死明心惓若不出欲自刺呂明心也惓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

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谷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友摧破姦凶

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

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惓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

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呂惡為善股肱呂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惓敢再

老化載惓語云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

推沙曰潘夫論有語姓疑謠之誤錄

風俗通作治風俗通主簿讀書無書字

本觀清微書

本觀清微書

拜奉觥歛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遂受惲迺

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曰明好惡歛

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言夫蘇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曰明好惡歛

曰是重吾過也重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

惲厚見其言忤歛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歛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道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道直道而行也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

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曰舉百鈞而不足曰舉一羽明足曰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係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亦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曰異曰挾太山

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惲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歛也言歛將曰牛酒賞蘇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

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惲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

日惲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曰為人也鳥獸

不可與同群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曰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

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敬曰歸鄉隱遂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幸

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遠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

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曰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

類表紀作種

表紀曰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政亦有政是亦為政也

何云言惲堯舜時民間父老之言也

何云鄭次都中行之遂王皆信也其字又在嚴光者乎

何云法獨不引離婁何也

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呂為甘

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

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百萬

惟憂繫于游田百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日繼晷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迺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巳

帝曰惲善想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

意不自安惲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

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

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後

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

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著書不死人見惲稱仲建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

八篇言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呂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

無所容貸可也

事專住王國督郵役舍王宮外則操之已威非中臣矣何云

未紀曰上令從門

舉火射帝面

漢時城門有難

下惟之禁以防

非帝故令從者

面于門間也

何云賜惲而自

過可也本中門

無像見敗

又云君章此言

乃獨似婉非復

平時悻直卒能

進說太子善處

人骨肉之間豈

才學晚有進耶

王幼學曰恕已謂

委其責于己量

武自謂惲知我廢

后必無所偏徇而

視天下也此帝自

辭辭

正誤曰案此謂必不

偏愛而動搖國本

也太子疆乃郭后所

生德后既廢併及太

子

孫惲曰古姓周太公

去郊道故稱古公

其後氏焉

東觀記曰

由是上特

重之四三

謂能推己

之心以人

之

之

之

之

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于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呂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呂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呂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曰昌不曰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諤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曰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蠲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曰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米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鄧暉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九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註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

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

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曰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

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病篤曰兵屬弟詣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曰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襲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

兄子則竟時在南陽與襲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

也走昔曰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

見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

東觀記曰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

劉歆云按郡無中尉出作都尉案中都尉治代郡且如斯郡又有東西二都尉故書中尉以別之東觀記曰劉歆子恭非堂書一區類之推曰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莽重約曰書削代庸

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

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

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日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延崇字牙屈節謂臣事也迺後覺

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曰加謂

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曰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

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

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

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

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鄧惲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

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千段皇天所曰眷

顧踟躕憂漢子孫者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曰

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

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

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曰為諸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

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曰至於今

天赤爵衡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水律注

春秋漢演孔圖曰臣化為書孔子奉告

公孫述傳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或裴回藩屏或躑

躑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

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

都也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異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夫仲夏甲申

為八魁曆法春二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

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逐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

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

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眾

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

公之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

悅濟北呂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自更始

呂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

疆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

今文太誓

坤十月卦  
主立冬坎  
四正卦主  
冬至也



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惟有孟公孫者取則文選四十六

錄表

華陽國志曰統在華里先生夫高其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卿適應之運武初天下求通內識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公辟統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義解說

謝沉書曰厚潛身藏澤淵耕誦經司後楊震表為其高操公車時徵不就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捷為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

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山

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曰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

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

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曰問統統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

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

國亟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

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誨當作道

何云入方技可也

續一作續見華陽國志

孔子內讖也見西漢志華陽國志博字仲達統長子厚華陽國志作序

州刺史其行部致  
謂厚惡其苛暴時  
耕于澤委鉅疾  
逝赤志志之及其妻  
子錄繁欲致厚還  
不知所在乃出其妻  
子子子

何氏曰陰臣謂婦  
人下文余阿母也  
注陰私也非棟按  
公羊春秋曰定十  
四年城宮父及魯  
何氏曰或說無  
者坐受女樂金  
人夫陰臣象也  
則陰臣為婦人審

葉華陽國志厚  
年八十二卒天子痛  
惜詔謚曰文父與  
此異也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  
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

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年歲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

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

蒙引見訪呂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

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擘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

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

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

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構姦廢退阿母順  
帝乳母

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

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闡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巨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曰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  
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棟案厚弟子又有繁人侯祚字升伯維人昭約字節宰綿竹人寇權字文儀蜀郡人何長字初正巴郡人周舒字  
叔布及任安董扶皆徵聘辟舉馳名當世見華陽國志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何云厚門人  
任差儒林  
傳董扶在  
街傳周舒  
蜀志于壽  
中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蘇川書

後漢書三十上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范日華

後漢書三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安帝徵之對策

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

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

恥曰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

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

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曰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與政

風角  
姓譜曰蘇顛公孤  
貴伯城郎國居  
子如以為氏

真誥曰宗學精道  
術占候風氣後且  
有暴風經牕間白  
知京師大火燒大  
夏門遣人往參  
果爾

顧氏曰祗訓大非也  
案易九家本作多  
古人多祗二字通  
用棟案祗大也僅  
累云  
侯果曰祗大柱被  
陰剝所以有悔  
非復故故死大咎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

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思過念

各務消祗悔祗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祗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

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

其猶鼓籥曰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

愈伏見往年呂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炎光熾猛驚動神

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

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呂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曰告喻之今尚書

盤庚三篇是也毫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曰為諸

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

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祗陰性澄靜宜曰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呂來陰闇連

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

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

也此音庇文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疑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呂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天人應易  
律篇名

表化作治

事見京元  
易韻借以  
為喻

謂小過蒙  
漸泰諸卦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

京房曰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

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天子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

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

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

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

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

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顓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

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

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劉敞注四斗為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金為鐘四當作六

京房易曰初三日交三日交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名曰閏餘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雖稼真人當死百姓何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時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如是則景雲降集皆診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季經援神契曰指天子也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以園陵火災故引

論衡曰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注下六日七分

之也青診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無寒溫此佞人曰便巧仕于世也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曰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

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謂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已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已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正也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此有貌無實

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天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

君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

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

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

文皇帝綈袍革鳥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鳥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

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曰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

景曰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

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及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

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呂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

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曰聖子成

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曰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

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晉灼漢書注曰熒惑常行月天微受制而行出

何云郎顛簡出宮女為廣嗣之術

春秋禮文釋  
劉曰亦帶標  
怒神為熒惑  
姚氏曰熒惑  
伯象司察妖  
孽之陰

何休曰北辰極天之  
中四星居其所道  
惑不知東者須  
此四星別伐四星  
何休曰房心天子明  
堂布政之宮也  
又耀鉤云房心  
為中央火星天子  
位若相對言  
房為明堂心為  
天子矣既有至  
復有明玉布政  
之象也

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  
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

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  
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旗參

星下四星為王井其外四星左右有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春秋昭十  
年有星

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爾雅曰謂  
之大辰也北極

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  
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曰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

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曰應

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  
刈之事故主兵昂畢之間趙魏之分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  
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

秋曰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曰鎮撫之

也回易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大尉韓詩外傳曰司  
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

曰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  
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

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  
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曰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  
定也

時考問延火者  
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曰悟人君可順而不

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曰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

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曰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謝承書  
謂金精  
之變大尉  
所掌宜  
以災異

趙正通鑑  
有參字

何休曰天  
官書曰  
參為白  
虎下有  
三星曰  
罰為斬  
刈之故  
主兵昂  
畢之間  
趙魏之  
分也



陵崩川絕山谷不流貴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貴之司徒甲乙  
東方主春生種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貫甲乙日見明貴在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

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且

立春呂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丑夜有白氣入玉井金能勝木必有

兵氣宜黜司徒呂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呂來二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其當作暮謂以三暮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

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

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

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

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即位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

而豫防之臣呂為戌仲巳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

三謂黥也劓也左右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自文帝十二年除肉刑

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

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呂致災或改

舊呂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呂實對顛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

是遵其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行令也

三基可對

易乾鑿度云

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月始  
建於子從一辰雄  
左行雌右行月  
合年謀刑十月合  
子謀德  
引慶喜天文論  
漢太初曆十月  
子夜半冬至歲  
雄在開途雌在  
在當日雄在單  
抵以十午為歲陽  
謂之雄士支為歲  
陰故謂之雌  
鄭康成曰改元為  
體離為日光為暗  
日入也今上掩日月  
猶君子處亂代為小  
所不容故謂之困也

洪範考終命終而  
更始亦當改元  
際會謂卯酉午  
戌亥陰陽終始  
際會一歲如上  
文成仲是也

機密

劉放云案文計當  
作斗注文可見蓋  
斗字似草書計  
字後人因誤之

韓詩曰宗義公去  
奢即儉

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

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木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掾也公府門

巷賈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

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私曲

之意老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

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係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二三百四歲

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

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莽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已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

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

善可已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已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已答聖問顛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

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

巨人怔營惶怖靡知厝身目是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

聘賢選佐將已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已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

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補誠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已致雍熙陛下踐祚已來勤心

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

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

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賢則皆懷歸

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

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舍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

加優寵賔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友

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

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曰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

八為阿邑幸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

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漢時上事皆傳奏右惟顛薦瓊固復以便宜四事附奏左惟也左方也

詩緯會神務曰

集微揆著上統元

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推度災曰置

四始五際而六節通

況歷極曰年亥之

際為革命卯酉之

際出入候聽死天

保也酉神父也年

采也也亥大明也

大明在亥水始也

四壯在寅木始也

嘉魚在巳火始也

也鴻雁在申金始

也困學紀聞

太平御覽引緯

三官商為始緯

易乾鑿度曰  
五緯順軌四時  
和栗宗均曰和  
栗氣和而嚴正  
天官書曰五月  
星順入軌道  
昭曰謂循軌道  
不邪逆也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也春於東郊還適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人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

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

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謀之臣也臣獲斷金之利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曰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聞急當改正其

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

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

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

坤為地震為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

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雷者所曰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也故經曰雷曰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

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

卦文言之辭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

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

郎顛集顛上書曰  
雷二月出地百十三日  
雷出則萬物出  
月入地百十三日雷  
人則萬物入入能除  
言出則興利人君  
象也初學字記

案六日分  
國大壯解  
三月之卦大  
壯解卦  
三少卦也  
大壯百文  
主目故云  
六日大壯  
主消息卦  
豫卦  
春分二月  
卦也

即寬大語

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

發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

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

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日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及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

也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右

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

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及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

口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曰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

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

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

徐彥公羊疏

天文志曰劉

向廣洪範

紀皇極之

論以參柱

行之事

穀梁傳一

穀不升謂

升謂之飢

隔并水旱

隔并也

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臣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友法也

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

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巳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三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顛言。後

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曰：「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濕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

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言曰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壽百年，舉金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

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

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四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

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蠶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

孫伯曰：襄姓魯莊子公襄仲之後，漢有襄楷。

端門

天文志曰：五月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詩得舍神，雲霧曰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座，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類是也。

天文志曰：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六日出端門也。

天文志曰：三月乙丑，熒惑入太微，右執法詩得舍神，雲霧曰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座，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類是也。

瓚，一作瓚，古字通。瓚，車騎將軍，漢魏

何云濕即深宗諸本皆謬

軌道也言不常道為軌

天文志曰：月已未，太白犯心前星也。淵蓋五行，思之天皇天，皇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索隱。

何氏曰：雷下有脫誤。

陳蕃傳曰帝得奏愈怒竟無可

詩獄

前書景紀後九年  
諸曰獄疑者獄有司  
有司不可不決移送  
尉周禮訝士有治於  
士者造焉鄭言如

今郡國亦遣主者吏  
詣廷尉議者

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璲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臧匿主人悉坐  
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璲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璲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與法網璲與功曹岑暉捕子而陛下受闡賢之譖乃  
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璲詣廷尉下獄死璲音質璲音晉

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璲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璲等帝不納而  
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救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  
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眾乞死諒曰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曰

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

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曰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注云螽斯蚣蝰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蝰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曰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

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表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沈之大人帝王曰為符瑞人

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曰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曰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曰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咸陽始聖逃之死於沙丘

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句取曰叩樹當有應者曰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史記曰始王崩於沙丘平臺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

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劉放云注盡取石傍  
舍謀案史記作石  
旁居人舍字誤  
天文志曰延熹七年  
三月癸亥隕石石  
扶風一擊又隕石  
二皆有言如雷

神仙傳曰宮崇者  
琅琊人也其才著  
書百餘卷師事仙  
人于吉漢元帝時  
宮隨吉於曲陽池  
上遇天仙授書青  
蘿朱字太平經十

多論陰陽否泰災  
咎之事有天道地道  
人道云治者用以  
長生此其旨也  
德星

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於孟於是楚執宋公呂伐宋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

近也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呂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

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大學西門自壞八臣曰為河者諸侯位也季經授神契曰五

也諸侯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地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

異也何曰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

也其經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

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

所召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瓚

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

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

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

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五行志曰年  
月濟陰東  
郡濟陰東  
郡濟陰東  
郡濟陰東  
郡濟陰東  
郡濟陰東  
郡濟陰東  
郡濟陰東

天文志云延  
熹九年正月  
壬戌太白行  
入輿鬼中

何云神書  
若此其都  
而指方信  
其說是亦  
百有餘言  
流也



王褒洞簫賦曰無所  
育博學善言曰博學  
也古字同博申博  
也末詳其始陸氏  
育贊曰夏育猛  
千載所希申博角  
勇臨領奮推申休  
疑即申博也  
胡氏曰謂已受重  
之刑得罪於天者也  
案天刑見莊子

佛池  
不三宿桑下

李云其時佛說  
已  
劉盛白案文詔當作  
讀

氣已到天皇氣生物  
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

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

之力焉而死申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為妻常與沈湎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

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

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

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也但聲轉耳並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天神遺旨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

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聞狀楷曰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

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後稍見任至於順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關人也絳侯周勃

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

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楷不正辭理指陳要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衣蓋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造合私意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單與確同  
盡也

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

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

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且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

賓客三分之一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人入見策母請之

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袖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其言曰陰陽

其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于市

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

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咒也咒百中百十中十其咒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臧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

即位呂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

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呂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

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

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已自有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救好巫故君子不曰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傳曰左氏豔而富

其蔽也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微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下

何云案魏志注中引  
司馬彪九州春秋有  
陳蕃子逸與術士  
平原襄楷會于冀  
州刺史王芬坐楷曰  
天文不利宦者黃  
門常侍真族滅矣  
喜芬曰若然者芬願  
驅除於是與許儉等  
謀謀之宜補注

善言天  
見素問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一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

武帝時伋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

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

尚書令數納忠諫兼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巨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

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充斥見也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

石姓

何云解已獲安得有後漢之疎至此

趙岐三輔決錄云  
陵郭深為穎川化如  
時雨也  
陸德明曰河從乾  
位來乾陽數九  
也

胡氏曰附農者附  
於農籍也

駱祥不絕

通鑑曰是時在  
位多鄉曲故舊  
故後言及之

續漢書曰似念有  
諸兒即止野亭須  
期乃往  
東觀記曰似念有  
諸童見遂止於野  
亭須期至乃入  
水徑注

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

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

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曰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

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

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

曰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

知盧芳夙賊也夙舊也難卒伋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曰結寇心芳將隋

昱遂謀脅芳降伋芳迺亡入匈奴伋曰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

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曰充其家伋輒散與宗

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曰狀

聞世祖召見賜曰祭戟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戟以伐斧鉞崔豹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續漢書曰  
百小兒  
東觀記有  
於字始字  
來作奉

郭汲在  
并州三  
年

說文云祭  
傳信也

亦曰祭戰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

賊規欲北度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

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

清平已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治

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棗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典利

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曰無勞不

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

偃兵修文群帥反旅及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

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繫弓也繫韜也音高詩曰載繫弓矢也去

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

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已

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

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

懷樂士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巨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巨俟

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

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

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已

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

棗

世傳天問曰並驅擊翼  
王逸云言武王之軍人乘  
戰並載驅馳馳赴敵  
爭先前歌後舞見其  
雖呼奮其翼其翼  
一作嗷言如鳥之嗷呼  
也見劉陶傳

李奇曰乘守也  
昭曰乘登也

左傳曰一介行理

休是司  
對息肩

為君見  
亦此

鄭周禮註曰  
今時徵郡守以  
竹使符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  
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功能經  
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  
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巨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巨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巨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  
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巨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巨為  
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巨絕姦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巨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

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  
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日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  
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  
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  
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遭  
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  
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百

孔子通左氏傳義註  
曰君魚少從劉子歆  
受春秋左氏傳其於  
講業最明精究其  
義子駿自以才學  
不若也其或訪經  
傳于子駿輒曰幸  
問孔君魚君魚已深  
從之語道去由是  
大以春秋見稱當世  
東觀記曰年詔書  
以為奮在姑臧治有

劉歆謂  
從君魚  
受道  
連業子曰  
河之西  
昔向歆  
城也後  
音記名姓  
城也

絕迹賜爵閔內族

同潛曰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能能致儉以全養者難矣

孔子通左氏傳義語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

胡氏曰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都太守以懷蜀人

賈為主父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曰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巨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巨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欲巨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迺率厲

續漢書曰妻子飲食但茹菜也東觀漢記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鍾留等令夏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巨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巨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

東觀記曰奮為骨節弟奇在維分俸糧以供給其糧月四時送下至脂燭每有與食甘美輒分以遺奇

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東觀記曰試守蜀郡

素紀曰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運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與傳異

胡氏曰蚕月既採桑所去繁枝由其特長者則來桑必茂盛泰率一莖一穗罕有兩歧者故以為瑞棧

東觀記曰上以顯陳堪仔有劾即除魚陽令也補運

陶潛孝傳作範

百官公卿表曰張字子工  
素紀曰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此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請自母不能止乃與客俱西入蜀  
東觀記曰移持節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素紀曰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并奉仲遺命以田歸范以物無常

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巨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已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巨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巨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頌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說如字  
素紀曰府藏珍寶皆有簿券  
案素紀是明帝時與此異也  
漢東觀記作其屬下句讀甚矣  
東觀記有白字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自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衰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巨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

水經注曰昔壽水有津關亦廉姓范抱大棺自沉處素紀曰與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亦蘇



主在人即有推田  
與之

會稽典錄曰盛言字  
君達山陰人司徒虞

延辟西曹掾時罷  
太守鄧融以罪

詰足尉前後考  
歷歲不服明帝下

三府遣精掾屬更  
就舜劾到詔獄但

但勅主者供湯沐  
飲食不去問事明

日復往解融推懷  
要徐以情實告

君若無職強見誣  
枉軍其列辭當相

仰理如審有罪不  
得誣妄國家職感

吉意即移辭首服  
六百里

劉放云按文人  
當作入

東觀記曰故事虜  
出度五千人移書

帝即求助吏白令  
弱城守而居之退

屬兵度出五千請移  
營檄

東觀記曰遂選精兵  
自將出至近縣令老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弱城守而居之退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薛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

巨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

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竊

已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貫赦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拜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

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焚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

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麟藉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

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

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巨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巨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絺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

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巨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楊終傳曰范為州  
所放遣降見郡吏  
鳳候終為將說  
坐徒北地

東觀記作  
厝有一有  
字

杜詩本  
此

三尺書

素化曰范為  
温令數月還  
雲中太守  
人東觀記作  
出表作塞  
有乃字  
王劭案春秋  
後語曰文  
檄許慎曰

搜神記曰何啟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早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緣致謂奉印綬煩守無錫徽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縣有安能得懷道困蹶陟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徽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卒于家

華陽國志曰永初三年梁州羌反漢帝殺太守董炳擾動

巴中 華陽國志曰堂習巴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瑞皆至六位又曰時車騎將軍關頭大將軍當密中常侍江京等屬託辭拒之

鍾况良吏傳曰堂為汝南太守屬城多閭閻堂簡送四部都郵奏免四十七餘人以陳蕃為功曹應嗣為主簿抑覽言六十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何云范之所為近于快故有附勢之累

論曰張堪廉范皆巨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巨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明帝之引廉范加怒巨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闢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

尹就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

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巨死

守之阿曲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巨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

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

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

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巨求

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才職廉吏傳作忠職

廉范可將三頁

華陽國志曰稚字  
叔起堂幼子也屢  
推孝廉公府十五  
辟公車徵及授字  
石徵以太常終  
年上卒門人錄  
其本行謚曰憲  
奏未訖書以安車  
聘請會已亡

意云蘇氏扶風  
著姓故稱大人  
猶言南陽大人  
之類故後云諸  
蘇以是哀破

三輔決錄曰案  
得其好貨乃設  
酒接以溫顏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巨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巨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華陽國志曰堂長子博子遵子商字文表博學多聞州牧劉璋尉辟為治中試守蜀郡太守商勸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

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

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

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

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

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

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王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巨拆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

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

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

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尸巨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

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

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迺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

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巨家財募劔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

素紀作字  
孺文京兆  
茂林人

何云疑有  
脫誤

胡氏謂章  
必能覆蓋  
其惡也

推

高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大司農寺也

說文云廩芻藁藏音工外反垣牆也

不韋與親從

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高大驚懼迺布棘於室呂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高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取阜頭呂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呂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

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呂毒生者毒苦也使高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呂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貞不呂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碎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高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爲司隸呂禮碎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旣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高事呂爲高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呂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呂是衰破又段熲爲楊球所誅天下呂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

時司隸校尉父儒植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

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

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

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

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

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

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

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

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

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

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

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稠鹽

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稠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稠音丁勞反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曰

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曰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驩驩驩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

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曰示之縕故縕也曰臣之所資

唯斯而已左驩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

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曰府

賻錢賜續家云

侵為司隸時河南尹鄧粲傳

安風賊戴風等作亂

原為平民

秦頡攻沒六縣

百姓歡服

懸魚

即前正觀生魚者也

謝承書曰續志在  
端俗蒙不下膝彈  
琴出肘三九  
又曰續好啖生魚  
亦其儉以三月望餉  
鯉魚一頭續不拒受  
而懸之于庭少有  
皮骨明年三月儉  
復致一枚續乃以所  
懸和魚以示儉遂  
終身不復食  
又曰續病困謂祕  
曰吾有馬一疋賣  
以買棺牛車一乘  
載喪歸勿受郡  
送也  
泥奉古令善言曰  
積出黃紙補袍以  
示使者時人議曰  
天下清苦羊續祖  
六十一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

迹舊交吐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

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

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

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中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曰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駢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

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

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

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曰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

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曰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風俗通曰今刺史行新車號傳車魏志曰漢刺史稱傳車

其吏多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從百官志注刺史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續漢志曰大使立車乘駕駟赤帷裳節者重車

謝承書曰康少傳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歛尸送喪還順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業肅見南蠻傳

其吏多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從百官志注刺史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續漢志曰大使立車乘駕駟赤帷裳節者重車

謝承書曰康少傳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歛尸送喪還順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業肅見南蠻傳

塞帷

胡氏曰言吏不敢過民室而飯也飯扶脫及

崔豹古今注曰伯備制兵吏五戶備置伯備諸公行伯備戶伯率伯備

徇輕賦，曰寧天下除煩，就約曰崇簡易。易曰乾曰易知坤曰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

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與制非一，勞割自下

曰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徹，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于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螽螽子也，公羊傳冬，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曰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

物，曰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救從善

曰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曰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

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季康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

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曰

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

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

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

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績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及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

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一蘇

何云得朋謂與廉范

童下用 昏字起 韻便非 佳事矣 何云

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輜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勝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王隆凡十人皆以修潔為令守有聲者也。自宜合傳。但俱以循吏體。又廉范多奇行。與九人略異。蘇不章。六與諸君無映合。而其孝行為今古獨絕。不宜附見。宜入獨行傳。張堪傳後段。蜀郡計掾樊顯。稱其治蜀。補前所未及妙。廉范奇節之士。文之章雖卒。而前後數事相映帶聯絡。亦自成起伏。蘇章傳附不章傳。不章實今古奇男子。而復雙之舉。千古快心得郭林宗之論。使其孝義倡明千古。尤為快意。獨恨段頗以與張無有隙。曰謂與為蘇氏所密。不能于無。因辟不章不至。遂移怒不章。忍于言不章之奇士。且盡誅其族。是何虎狼之心哉。即為陽球所誅。猶不足以償千古之義憤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西川中鳳蜀氏圖印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范昌華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鄆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樊氏既滅。庚氏取其陂。故陂曰陂。注注下田。良樊氏失業。庚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巨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袁紀宏作家何云樊君雲富而好禮致其族以大東觀記言接連開陂池灌注

宗白續通典曰湖陽縣大麥周地王符潛夫論曰昔仲山甫六姓樊氏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與此異也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初自宅陽後居湖陽水經注北張瑩漢南記曰重家素富竹木成林六畜畜牧桑漆魚池開門若城市東觀開門成市新覽云也續漢書曰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畜牧魚鰓梨菓種棘桑麻開門成市兵



其器械皆重且其與王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言其封君之祖之六世外氏及之長安齊送甚至水徑注九

廟武武三夏公即元文也

東觀記曰追封為壽張敬侯

素記曰每當朝會輒俯伏頂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是謂闕上以是尤重之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側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警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子長吏呂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

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

始立欲呂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

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

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二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

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

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

迺起帝聞之常勅駟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深其化未嘗

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

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

一無所用呂為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呂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表化曰各各延道

東觀記曰後子冲更父侯

巨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巨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  
贈巨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  
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  
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

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若迺焚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巨用天

道實廩巨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巨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覓反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

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餼粥餼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巨儵外戚爭

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

收捕儵巨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巨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

琅邪承宮竝海內大儒儵皆巨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

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巨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巨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巨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帝怒曰諸卿巨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是巨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

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工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劉放云撰儵字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案儵弟名

鮪知作儵無疑東觀記曰儵字母至孝常病癰晝夜臥伏不離左右至為吃癰

漢書卷之八

宣明殿在燕宮

東觀記作儵字通音古唐徐勣音侯反李氏音由

劉斌云注何善其誅不得避死按文其當作爾劉又云按文合當

子茂為平望侯侯者五九國則五產當數平望侯不得兼二度也騎都尉樊君碑受氏帝元舅頭受牙封罷五國書張侯以功德加侯進云則壽張不兼二度明矣

東觀記曰梵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車侍漏鐘在開署完劍不解其身每齊祀恐失時張燈俯伏為郎三歲未嘗被奏何者三而西何云東漢經師大抵主于刪繁其所以發明多在古學子儵學子張而朝又減之

東觀記載淮流群雄擾于冀州旌旗蔽于九野

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陸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曰此知名其後弟

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

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呂

配王男可呂尚主宏為特進但呂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謚曰哀侯帝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呂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

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饒醪醇酒汁滓相將也每輒擾人吏呂為利儵竝

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呂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

舍從之長子汜嗣呂次子郴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

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

年二署服其重慎二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

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

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

至司徒載謝承書一則在帝紀六頁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東觀記作淮或淮或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

行修儒術言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

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

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呂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傳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專誅謂如呂步舒治淮南獄專斷于外不先請也

野王甘醪豈今酒之始耶

東觀記曰光武數  
召諸將置酒賞  
賜坐席之間以要  
其死力當此時  
賊散日以百數夏  
不可解上猶以餘  
開講經執此百  
皇覽聖賢家卷  
曰漢明帝時公卿大  
夫諸儒十餘人論五  
經說失符節令宗  
九上言臣聞昭王  
曰不幸好書皆以  
書美王至尊不章  
久貴家皆黃腸熟  
漆屬地高燥未  
壞臣願發昭王不  
章家

東觀記曰執憲御  
下舉正非法百姓  
官僚震悚

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豐相之事誠  
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巨充禮官如沛國趙奉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呂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  
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詳覽樂貌也  
群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  
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  
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溲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已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  
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

習談談之辭

談談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也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欺亦銳錐

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已致苛刻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于相鄭立謗政鑄刑書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已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

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已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

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

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

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是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東觀記曰光武數  
召諸將置酒賞  
賜坐席之間以要  
其死力當此時  
賊散日以百數夏  
不可解上猶以餘  
開講經執此百  
皇覽聖賢家卷  
曰漢明帝時公卿大  
夫諸儒十餘人論五  
經說失符節令宗  
九上言臣聞昭王  
曰不幸好書皆以  
書美王至尊不章  
久貴家皆黃腸熟  
漆屬地高燥未  
壞臣願發昭王不  
章家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

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籟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

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籟者於池苑中以竹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

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

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遣使持節慰安尤

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

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願巨臣言下公卿

平議太后從之悉曰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

胡氏曰案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慰安生業流人

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遮流迸家戶且盡準課

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

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呂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塲壁說文曰塲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呂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

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東觀記曰明習漢家故事周容畏慎三十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迺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胡本志作湖

胡氏曰賦布也

胡氏曰按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為車騎將軍

續漢書曰識常  
慕仲山甫匪躬之  
節所用掾吏皆  
天下俊哲

系紀作防疾  
時綱上疏辭位以特  
進侯就策經第

鳳謂為郎中

案孫興曰光武紀建武  
九年盜劫陸貴人母  
弟遂殺之當日與  
同母兄弟  
周禮王后轎車有  
羽蓋鄭玄曰以羽作  
小蓋為翳日又輪人  
注曰乘輿無蓋賈  
公彥曰凡蓋所以表  
尊卑所以禦雨  
東觀書曰興盡忠  
竭不以私好害公義  
素化曰興嘗稱豐  
屋之戒若不修德  
雖崇臺廣廈  
猶傳舍也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  
識識隨貴人至曰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曰征伐軍功增封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曰示天下帝甚美之曰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曰母憂辭歸  
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顯宗立為皇太子曰識守執  
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曰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廷傳寬薛愔等多至公  
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曰本官印  
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曰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為和  
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

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曰為華  
而少實但私之曰財終不為言是曰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救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  
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缺  
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一音决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夫龍曰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

謂與吳漢  
等破檀鄉  
賊也

表紀曰信又  
永明帝時為  
侍中

表紀曰居則  
博觀五經訪  
問政事尊  
賢下士廣求  
得失獻善  
否為後進  
好施接人門  
無私客  
姓譜曰鮮于  
本子姓周武  
王封其子于  
朝鮮支子仲  
食采于子因  
以鮮于為氏  
胡氏曰郡  
之季萬章  
樓護陳遵  
等皆狹道  
于貴近之門  
至于此時亦  
有杜保王君  
之後

東觀記曰：三年，月上風眩黃瘦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云：衛尉，年五十五，張方賢，楚國先賢，嘗傳陰高字文，王衛尉與之後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宛順，溫良，節儉，王莽素美其，起乃與叔父避去，蒼梧後徵拜，請者以叔父憂去官。

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媿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呂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呂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呂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臣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臣謹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曰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胡氏曰：身俯而取水，曰挹。今謙下者，皆挹。姓譜曰：席，其先姓，避項羽諱，及姓席。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呂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為鮑陽侯。鮑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

慶弟博為滎強侯。滎強縣屬汝南郡，在滎水之北。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呂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宜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顯宗即位，呂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妒，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呂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五

東觀記曰：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為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員為陰強侯也。張堂漢南記曰：慶以明堂，備儒術，推居第園田，奴婢錢貨，悉悉分與員。慶但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慶國先賢，傳曰：上義敦密，哀願朝廷，心屬親戚，擢為

東觀記曰：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為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員為陰強侯也。張堂漢南記曰：慶以明堂，備儒術，推居第園田，奴婢錢貨，悉悉分與員。慶但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慶國先賢，傳曰：上義敦密，哀願朝廷，心屬親戚，擢為

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率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曰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

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王隆此曰樊陰皆以外族能修行自淑子孫又皆謙退循謹以終其祖父之名自宜各傳一出仲甫

一出管仲。恰相配合。樊宏傳得要。全在首叙樊重之樂善不倦足以動人即宏之向善俱有所自不必叙其如何善如何善而善自見矣况宏之善行又班班者乎。宏始終向善忠悃循謹而無遺行真可為外戚之法

後漢書 卷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註

世系曰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于邾為楚所城子孫去邑為朱氏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訓生浮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

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曰為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

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曰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

官屬曰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噫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矜誇多自取也頗有

不平因曰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

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曰書質責之質正也曰益



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曰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

封伐京，京叛太叔。伯通，彭寵字也。伯通，曰名字，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

段段出奔共也。伯通，曰名字，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曰大郡，任曰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

曰為顏行步拜起。何曰為容坐臥念之。何曰為心引鏡窺影。何施

眉目舉措建功。何曰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臬，鳴之逆謀。臬，即鷓鴣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

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挹也。而伯通自伐，曰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阿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曰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

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曰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曰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

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曰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

誤一作疑

李善曰：名字，謂舉殺連開也。漢書：陳道張俱著名字。

李善曰：三綬者，官人兼官者，官一綬。

李善曰：白頭，豕未詳。

廣雅：區，小也。

淮南子：豕勝水者，非以環塞江也。

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呂  
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呂  
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呂  
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  
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而發忿公子呂言  
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  
呂為陛下必棄捐它事呂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  
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  
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言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跋尾  
詩曰無然畔援鄭之  
曰畔援猶跋尾也

胄生蟣虱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  
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  
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  
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  
馬刺殺其妻僅呂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呂浮代賈復為執  
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呂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  
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于動三  
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

王莽傳曰  
明告以生  
活丹青之  
信

也屬辭比事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曰

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休宥生人。宥寬也使得蘇息

而令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然呂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

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

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謹益呂為天地之功不

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

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呂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

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呂希虛譽斯皆

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

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

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兄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

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

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

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

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

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呂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

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

卽位呂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呂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呂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孔平仲曰宥合作佑字

何云蘇氏學漢但能到此

目謂令采察也。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臣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

張空虛。臣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迺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

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臣成。

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曰。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

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

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駕親。

臨觀饗。將曰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

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

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曰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

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帝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卒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固六

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

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臣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

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

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

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曰。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憑據也。顯宗大怒。

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

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

東觀記曰。竇融恩以。漢官儀作。廿。

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

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

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

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獎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遵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

武明帝躬好吏事亦已課覈三公課其殿最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

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

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焉得長者之

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呂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

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已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

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

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已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

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已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

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

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

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

何云湖陽馮猶  
沒儀之王別於上  
黨今但為一望  
何也

水經注曰案漢書  
去租自穎注梁羅  
無所先注行在所  
在河下

水經注曰

何云實  
有在字

續漢書曰上詣紀  
氏羣賊自降  
司馬貞曰公羊傳云  
加之鉄質何休云要  
斬之罪崔浩云質斬  
槓也又郭注三倉云  
質莖槓也

起邲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鮪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  
連日弩矢盡城陷鮪迺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鮪詣行在  
所帝案行鬪處知鮪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  
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鬻  
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鉄鑽說文曰鉄判刀  
也鑽槓也音質將  
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鮪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召褒等  
還鮪誅之鮪責讓曰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鮪曰  
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  
是時每有盜賊竝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  
郡太守二十七年召高第八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  
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鮪持節  
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  
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

東觀記曰明帝詔  
馮魴以忠孝典兵出  
入八年數進忠言正  
諫其還故爵爲揚  
邑侯賜以玉珎  
東觀記曰南宮  
復道多惡風寒左  
右老人居且病疾者  
內者多取帷帳東  
西完塞諸窓皆令  
密緻

素亿兒九月戊子帝  
幸其府十二月丙申  
乃還宮  
紫艾綬

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  
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提騎  
宿玄武門復道上領南宮吏士係  
給牀席子孫建初三年召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  
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爲侍中召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  
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  
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且賜駁  
犀具劔佩刀以班犀  
飾劔也紫艾綬艾即蓋綠色  
也其色似艾玉珎各一半環曰珎  
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  
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  
詔召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  
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  
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  
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  
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召阿黨閭顯江京等策

東觀作駁  
有玉字便

劉敏云子世為郎  
子代嗣業世本名  
代前拜為郎時  
作世後嗣立時作  
代蓋後人見其名  
疑代以為避太宗  
諱改遂遷作世  
而忘其後尚皆作  
代也今前後不  
遂似兩人當定從  
一所以知世即代者  
拜家一人為郎莫  
長子自然嗣立者  
非他人也  
論衡曰于大生時以  
夜通免母身母見  
其上若一足使狀  
經天上天明以問  
人皆曰吉貴氣與  
天通也  
劉敏云案郡有據  
有史摠名為史此  
里為史

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光和帝  
時詔封楊邑侯亦召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為縉者誤也延初生其上  
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曰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  
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  
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  
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  
王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  
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劉敏按復國絕而後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今此白詔誤

袁紀曰宗勃然不悅  
曰昔者諸侯令之子  
石也延以陪臣比諸侯  
豈其謂也延以不食  
退去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姓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  
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季文子  
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呂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  
居有頃宗果已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  
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

袁紀作傳宗與服史擬於王侯

素紀曰車駕過外  
詔問陳留太守寧有  
功曹虞延耶太守  
對曰今為南部督都  
乃引見問諫前太  
守事延具以狀對  
輿服志曰乘輿羽蓋  
華蓋注乘徐廣曰  
翠羽蓋黃蓋謂  
黃屋車也東宮殿  
曰植翠羽之高蓋  
薛瑄曰今謂之羽蓋  
車

陵在焉小黄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黄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黄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時延為  
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篋衛守小黄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焉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  
葉皆諳其數株根也葉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捷侍御史延因  
下見引咎曰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呂陳留  
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也貫放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

小黃謝承作外黃

謝承書曰延辟司徒  
侯霸王直百官  
朝上望見延在公  
府榜中馳小黃門  
問曰故陳甘督郵  
延非耶對曰是遂  
前召見  
何云厚齊云光武  
化建武三年陳  
留太守王况為大  
司徒于七年免  
謝承書說

謝承書曰延還南  
陽太守廣宣德化  
勤修政教寬刑宥  
罰因園空虛盜賊  
相息此世七十年

論衡曰虜奴令田光  
與公孫和等謀反其  
且覺時孤鳴光舍屋  
上光心惡之其後事  
覺坐誅 續漢志曰  
延與楚王英黨與  
黃初公孫和等文  
通皆自殺或下獄伏  
誅  
蔡邕陳留索昏庫  
上里社銘云延弟魯  
孫放字子卿  
銘云以債封都亭  
侯

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碎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時元正朝

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

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笞二百笞捶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迺訴帝譖延多所寬

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與

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

成大呼稱枉陛戟郎曰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

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

呂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左右

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曰衍雖有容儀而無實

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

乃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

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拒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呂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

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

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呂楚謀告延延呂英藩戚至親不然

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

續漢志呂弘交通楚王而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

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

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呂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

東觀漢記

顯宗自謂儀貌不若鄧衍

廣氏三公皆不食

西公和弘



葉銘歷太僕太常  
而至司空

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呂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

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大守第五倫行春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弘疏引贛

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巨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駙令駙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駙獨致雨備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大山流被郡國過駙界不集

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縣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四遷建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巨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季友請使郎補于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巨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吐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東治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治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得范擘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巨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

會稽典錄曰弘為靈文鄉嗇夫民有羊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詣新之弘私責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遣其婢索錢還弘和不受

表紀曰弘事博主焦贛門徒數百人常舉明經其妻勸贛舉生有知相才應此舉也後之

會稽典錄曰弘治京師尚不能操理郡令何人而令消強遣葉賡之

劉放云葉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

又云少初字

但云石不知何官

但云史不合上文

會稽典錄曰請使郎補縣令史為長上

其議自此始

謝承書曰承父舅為尚書郎每請高祖

及先武之得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和于省閣惟

升復道憲因得開

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初郡國舉孝廉

元封五年舉秀

傳子曰漢武元光

初郡國舉孝廉

元封五年舉秀

兩邪知

案表紀贛

為陳留人

何云廉范

傲薛漢鄭

和訟焦既

會稽典錄

弘還臨淮太

守郡人修德

在喪致哀自

為其虛側

弘為孝廉

朝廷稱為白

鳩

漢書曰尚

書郎初為尚

書郎初為尚

書郎初為尚

書郎初為尚

書郎初為尚

書郎初為尚

書郎初為尚

本歷之相承皆由郡國稱文也

也由此已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已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已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

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

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

卿已下多已交關得罪太守幸免已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

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

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

和帝崩鄧太后已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

養為已子故立之已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已勝疾非痼意

咸歸之太后已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

是為安帝章已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

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

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

王無絕天之望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劉後之業安帝名也見說文亦作祜也見說文亦作祜也見說文亦作祜也見說文亦作祜也

備漢志曰帝與王尊

素紀則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巨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祭虜也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竦 玄孫冀 范晔 後漢書三十四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

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

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

帥初已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已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迺不敢為王今統內有尊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已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已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

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

未化統之春秋 諸郡謂金張掖敦煌郡也

東觀記曰光武中心  
廢獄然自王莽篡  
世之後舊章不存  
法網弛縱無以懲  
爾統乃上書

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  
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  
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曰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  
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曰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  
宜重刑罰曰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曰  
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

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曰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曰除殘為務政理曰去

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曰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

兜殺三苗極絲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臠刑故孔子稱仁

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曰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曰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易繫辭曰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曰和柔能理俗也尚

書帝典曰高刑并相坐律令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則仍舊不改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

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謀且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曰破明黨曰懲隱匿宣帝聰明

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

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

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安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傳音附伏

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

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曰為

何云案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為御史大夫三月相越再歲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為相不過二年有餘事宜乎班史不取也其對尚書稱初元建平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建平則後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獄囚以哀帝之建平非班史之建平注家未細考耳

前書何云僅曰服罪者為減刑除其罪減其刑也其言何云僅曰服罪者為減刑除其罪減其刑也其言何云僅曰服罪者為減刑除其罪減其刑也

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嚴刑竊謂高帝已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

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各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已五刑討有

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

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已防患救

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

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

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百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竝起從音子用反橫音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

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竝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汎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是時已天下無難

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已論議深

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

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

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

盜律有劫

風俗記東

西南上東

陵鄉故縣

水經注曰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城

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呂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  
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竦初承書和帝遣封盜松為獲形隱疾收殮賜布園畫報五匣衣衾亦記十の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

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相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

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呂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呂榮名雖吞刀呂奉命兮抉

目肯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盧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

屈平濯德兮繁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

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呂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

生不先後兮惟洪勳呂遐邁服荔裳如朱緒兮騁鸞輅於奔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又

臨泉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呂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

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收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呂愴恨兮指丹

為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呂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

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呂懲不義善人勸

焉浮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

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

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呂養志詩書足呂自娛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

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呂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呂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

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

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

楊慎曰賈誼  
不為違言  
楊慎曰賈誼  
不為違言

禮素作擅  
之伴語語  
開實后思  
喜竊私相  
兄弟不勝  
續漢書曰  
女馮也貴  
素化曰球長

也禪字奏記三府曰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

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

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

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呂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曰為宜上尊號追慰聖

靈存錄諸舅呂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

陽樊調妻嫗嫗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

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

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

日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臣曰君為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帝文

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樂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樂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今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

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妾門雖

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

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

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

庭令驗問之嫗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迺留嫗止宮中連

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嫗素有行

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

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祢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及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與事

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曰篤親親其追

毛見召良類也良之類也或曰良略曰聲輕故轉略為良亦見會禮禮飛過之師召見對說固具言禮記也

素紀曰方別見德具自陳說上款歐流涕

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

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已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嫫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

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法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坐於恭懷

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崇為樂平侯

崇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已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已親疎

竝補郎謁者崇官至大鴻臚雍少府崇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

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已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

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

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已商為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

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己

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

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

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奉友著于

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

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已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頗溺於內豎已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

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遽政內

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

東觀記商嘗言曰多歲厚亡為子孫累每種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歲悉分與昆弟中外百十

東觀記商為朝定故其妻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亦未嘗有商門無註馬語謂之商謙虛抱損九命於漢漢與以來皇后之家亦無商比四子孫孫固曰巨姓漢有巨武為州刺史其

素紀曰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相者多福又托日月未光以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慎有百葉葉不守歷世之業誠不知獲與在左賢同科書亦餘上帝報取於商又上書讓曰臣託樹房被蒙榮寵無官三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感未遑寧慮被露赤誠敢遂在

天志曰達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

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

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

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

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晉師滅下陽公

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已取亡焉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

王所已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竊聞考中

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已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

大夫已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帝迺納

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已不德享受多福生

無已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

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

亦有權時權時謂不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

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已時服皆已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

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禮記曰孝子善述父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已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呂朱飾之呂銀鏤之前

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宣陽門之亭也子冀嗣

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真鵠也鵠肩有上竦洞精矐眇洞通也矐音它蕩

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

棊撓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格五音蘇代反說文曰棊行棊相塞謂之

劉昫唐書 文志鮑宏 博塞經一 卷 小博經 胡氏曰言既 用慎極是也 天衣志曰遠 孝自安事 從各奔安 自利解 章中逃亡 得免 范文字代師 受名

東觀記云賜東園輕車朱器云壽

黃腸

胡氏曰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棟案董卓傳錄監堅建洛陽宣陽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有門從東第三門

惠云此篇多採別傳語

彈棊 格五

六博

胡氏曰目者眩目而注視之。葉爾雅山甲而大尾跋者不由踐道而行言履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甲而大且跋跋而踰之故曰跋也。者解今湯餅也。

胡氏曰長公主後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纁纁長文一尺三百步。呂氏春秋曰市丘之鼎視之螭高誘曰螭讀齧齒之齧。

銀謂性能飛鉗而行。是謂性也。鬼谷子有飛鉗。是非語飛而鉗折。之。鉗上作籍許慎曰。籍音也。謂籍籍。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鞠兵執也。所呂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講武知有材也。

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曰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

迺推疑於放之怨仇請呂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呂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

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緼祿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

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鳩加葷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

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二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二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

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

為妖態作愁眉唬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唬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齟音丘禹反呂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

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埤憤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折上巾蓋折其中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也言性忌也

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通期有微過帝曰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古今注曰隨馬髻今無復作者僅髻髻三層馬髻之餘形也

鉗忌謂性鉗也蓋人又忌克也

胡氏曰推也當反恐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托其辭疑放之怨仇為之

胡氏曰注非也冀請于商以放弟為令謂必急于捕賊而陰使馬賊其兄之宗親宿客快已

詩曰無然解擲跋扈也孔穎達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跋扈者猶強梁也

真別傳曰壽姊夫宗忻不知書國書宗力起家拜太倉令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徐奮富聞官既性儉悵嘗宿客舍產錢直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故作主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從子端辟梁冀椽奮送伯五忘食以

乾魚其問奮何以相送端以實對冀乃以一銀安車遺奮從貨錢五千萬冀曰此謂請求以稅罪也

何云保林侯問有民多以此今人為官宜以游之美不知非虛國病民多以此此其為戒可也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復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疏錄之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擊注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巨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

孫氏宗親無才惟沛相孫禮壽之兄見風俗通汝南太守孫訓壽之姪見善陽國志

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迺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迺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疎青瑣瑣小窻也綺疎謂鏤為綺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巨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獨斷曰天子至其本故漢賈言故托之天子與漢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官師官室為家漢官室乘車與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之

表紀曰清有山數  
丘荒皆樹旗大題  
云民不得犯

張璠漢記曰死者  
十三人小徑注十六

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  
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  
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呂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  
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  
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  
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呂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  
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呂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  
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  
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呂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  
陶陽成是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呂殊元勳每朝  
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  
猶呂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梁冀起  
兔苑  
鄭之周禮注  
曰在物官有  
刻識陸德明  
曰識式及又  
音式

胡氏曰謂臺  
及亡命者

胡氏曰陽成  
作成陽與定  
陶乘氏皆  
屬清陰郡

之宮衛近侍竝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

表紀曰省中  
咳唾之音  
莫不知之

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  
賓客布在縣界呂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呂  
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呂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  
自侍坐呂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  
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  
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  
初拜不謁冀託呂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  
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  
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  
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

胡氏曰比都  
必及及毗盧  
反連次也  
補朝闕補  
朝政關也

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縣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

盛，將無已。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言童蒙見拔，

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言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

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

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言辱之時，太原郝絜

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

記者，竝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

櫬奏書冀門，書人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言禮祀著等

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

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

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言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教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胡氏史記 范睢之言也

何云危行 言如東漢 君子皆不 修言自 勉

司馬直曰 謂以托書 姓若令通 則

馬表化集 桃作桃老異 曰東紀統封 在延和元年 城父屬汝 南郡

胡氏曰 胡氏曰 胡氏曰 胡氏曰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授別傳作

耳 卷之六

漢循儀曰丞相 選三千石書佐試 書補令史皆 升食選補御史 三輔決錄曰丁 舉孝廉為郡故 侍郎以令史之 補之 考祖始改用 考廉期稱病不 就 詔問病差為 不對曰臣不病 以孝廉為令史 職

不疑不疑家先 謀而平馬融為 章飛章以誣李 固竟以不疑故 還陷以罪徒有 道焉

胡氏曰言過其門 而謂禮不專也 棟 葉胡說非也不疑 待士故融初除時 過謁不疑冀使人 記往來者廉知之 因以他事陷也 見 馬融傳注 胡氏曰順帝永 興二年凡十九年 異為大將軍下 至延熹

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已

自固迺易猛性為梁時猛姊婿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

里與中常侍表赦相比比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

鼓會眾已告宣宣馳入已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

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

黃門張暉入省宿已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已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已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

廋馮翊馬馮翊士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干

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策使光祿勳衣野野音持節收冀大

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

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志長水校尉戟

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

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肝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

從中發率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迺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已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已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

已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已其地居亢滿而能已愿謹自

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慈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

弓與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王幼學日用字當屬下句用因也固是除減天下稅租之半

胡氏曰使暉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言徑使暉入自恃威行官者故敢然

素野素紀作王射誤

水經注曰有舊言梁暉字始城冀之後其錄入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金城王荒民飢暉將移居抱罕出預南山為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擊地以青茅祈心神泉湧出相木成林

忠賢故父也見華陽國志

天志曰其使去倉金素官刺殺尊

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

阻難也書曰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迺傾側孽臣商遺冀不疑與

曹節等為傳寵凶嗣百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

柔冀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西川屯鳳崗氏

後漢書三十四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范畢

後漢書三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

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

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亂多亡爵

土純自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

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

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

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

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自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自純兼

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自宗廟未定昭

陳田風俗傳曰陳田尉氏縣也陳田富平也言及乃安世所食矣前書表建平元年王莽建國四年更為張柳侯

前書曰純恭儉自脩明習家制度故事有敬居遺風

東觀記曰純素慎重周密時上封事

書前書

別傳曰

王者稱其祖之所自  
出而立四廟廢于王  
亦如之立雖廢于  
為王立立大宗四廟  
不得又立私親之廟  
也

李云為時議者  
竟不推之在甲與  
再省之攻而但似  
惟既於此以後世  
而不散也

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  
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已經義所紀人事眾心雖實同創革而名  
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已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  
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已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禮為人後者  
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  
武即高帝九代孫已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  
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元帝已上祭于洛陽  
成帝已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已下不別序昭穆  
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已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  
國嗣無寄推求宗室已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已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已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已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  
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已宣元成哀平五

曹參為惠帝時必  
何為相國通商  
法無所變更

論諸載率我之言

水徑注曰至深為河南  
引穀水以溉京  
東源成而水不流故  
以重免及純堰洛而  
通漕洛中公私懷賂  
是渠今引穀水蓋  
絕之制也案陸路洛  
陽記劉澄之永初議  
宜城之西而有陽渠

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已下有司  
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已明  
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已上祭于洛  
陽高廟成帝已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  
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  
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  
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  
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按平



周公制也亦謂之九

上三十九年与朱  
浮共奏至三十一  
年合八年數則  
注六年當作十  
九年

吳氏補遺云案是  
年去歲在寅故言  
相提之歲然又云  
倉龍甲寅則是  
龍与歲疊指太  
歲而言厥矣

既濟之世禮宜封禪  
雲行雨施謂既濟也

帝元始三年春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  
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  
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也

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已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

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已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

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已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

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純已聖王之建辟雍所已崇

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迺案七

經識明堂圖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

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及

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

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

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已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已雅治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緯篇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

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

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

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日攝提格建武三

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已二月

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已純視御史大

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擗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

吳氏曰此以  
歲在寅  
甲寅值甲  
在東方故

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歆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

固不肯受帝曰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迺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瞻卹宗親雖至傾匱

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曰為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

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

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

臣民為本民曰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

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曰病罷在家

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

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曰修外樂曰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

文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

已為漢當制作禮樂是已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

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

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元朔四年詔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

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懼焉故云

感傷崩缺

東觀記曰純亮大行移書問嗣命上書中元二年詔封奮上書曰相不病哀臣小稱疾令命移臣時在河南家廬臣見純前告奮語自以兄弟不當蒙廢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

元朔四年詔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懼焉故云感傷崩缺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見曹 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謹條禮樂異議

三事願下有司曰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

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東觀次序禮事依準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

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

武之美德為之籌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久執

謙謙令大漢之業不曰時成非所曰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

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曰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

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永初三

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南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篡亂二百

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季公為東平大傳受禮於后舍號慶氏禮也建

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廟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

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曰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

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

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曰俟

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曰致思焉拜充侍中作章句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各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

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衰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

尤好禮重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

廉再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曰禮理人曰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

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

琴操

東觀記曰褒則懷  
錦業行則誦詩  
東觀記曰舉孝  
廉拜車府令故  
云拜遷也

建武成列左  
作津成

充議對地  
事見續漢  
志注  
廟別名作  
郊

為

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

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曰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褻奕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

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呂光十一呂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

唐之文化洽作樂各斯在宋均注云述修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呂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

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

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牽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

乃馳是優劣也乃馳是優劣也況予頑陋無呂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

中心慙焉褻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

不制禮作樂呂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呂救世俗致禎祥

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

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

巢堪呂為一世大典非褻所定不可作帝知群寮拘攣難與圖治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呂不德膺

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

類紀於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呂彰

於先功下無呂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褻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褻侍中從駕南巡既還呂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

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

步驟

李王通世宗化  
唐太宗言曰昔漢  
帝眷於張氏  
蓋有褒之誤

表紀作俯  
順人意

孔下宜  
有一樂  
字

李卓甫

樂動聲儀曰堯

樂曰大章舜樂

曰大韶禹曰大夏

武曰大武

呂氏春秋樂傳篇

曰舜令重黎舉夔

於草莽之中以樂

正五帝又欲益

求人舜曰若夔者

一而足矣

論衡曰高祖令叔孫

通制作儀禮十七篇

王伯厚曰十二篇

子略蓋與律令同

錄儀子理官

沈文師曰叔孫定禮

尤失前意其後

致事無常至同

鴻臚奏賀若此

未聞于古南史

東觀記張輔傳曰

西拜太尉章帝詔

射聲校尉曹爽

漢儀制漢禮禮以

為儀制禮非相祥之

特達有似異端之術

既曰復不被刑誅無

以絕毀實亂道

東觀記曰流民店

還唐韓氏故政

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

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

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

不合經散略猶疎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

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此此也呂五經議記之文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呂為百五十篇寫呂二尺四寸簡其

年十二月奏上帝呂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

崩和帝即位褒迺為作章句帝遂呂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

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

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

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呂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愴然為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呂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

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餽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

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湧貴褒到迺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

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

遷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

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

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制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

物觀時有救崩救然先王之容典益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

生呂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

是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賈誼等呂叔孫通禮制疎略並尚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資文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

胡氏曰會禮言會而議

禮堯作而見韓非子

百獲漢書

考禮經命

次自春秋

四書書

任之策

長尺

胡氏曰平奏

平其可行

否而奏

用帝

表也

東觀記云表也

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季章承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擬定國憲洋洋

乎盛德之事焉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已咸莖異

調中都殊絕威威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頡頏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

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

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修補舊文獨何猜

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

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

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呂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

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

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

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嵩字賓賈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中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肓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

兼紀曰玄為面天隱  
孤苦閨里之太守  
杜密異之為除吏錄  
使得極與  
杜密傳曰密遷北海  
相行春到高密見  
玄為所任知其異器

即召署郡職遂遣就  
學也  
劉徽九章算經序云伏  
羲氏始畫八卦九九術  
以合六爻之變記稱轉  
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  
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  
矣漢北平侯張倉食司  
農耿壽昌皆以善算  
世倉等因舊文之遺  
口稱制禮故較其與  
古或異而所論猶多  
語也  
高業弟子皆吳盧  
植輩也來鄭志卷是  
植云為記注時就盧  
君耳先師然詩曰  
盧君即植也先師張  
恭祖輩也

墨守

何云墨守

玄別傳曰  
以冰建至  
歲能下算  
除唐記云  
續漢有不字

在門下七年  
以每歲臨卷  
何云墨守  
魏志玄字  
作

何云康成如通  
公羊如邱公以為  
入官操(五)示厥  
長(范)寧(注)殺  
梁徵(匪)徑而語  
眾(傳)不主一師之  
說(以)康成(為)心

鄭之自序云趙商  
字子聲河內溫人  
博學有秀才能講  
難而吃不能劇談  
之(子)子  
弟(子)趙商而下如  
趙商剛孫皓王晉星  
沈開劉德陳條王  
權宗精馬昭見鄭  
志(又)都(處)以下(見)  
本(傳)也

鄭之師

鄭之師說曰在徐州孔  
文舉欲其這郡我請  
龍圖使人繼踵又教  
曰鄭公久遊南夏今期  
難(精)平(當)有(歸)來(之)  
思(無)寓(人)於(室)與(傷)其  
藩(垣)林(木)必(摧)治(地)學  
以(侯)還(及)歸(雖)皆(傳)屬  
昔(周)人(尊)師(謂)之(堂)文  
今(可)為(曰)鄭(君)不(得)稱  
名(也)

廢疾玄迺發墨守鉞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不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曰進權戚不敢違意  
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巨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曰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  
造門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  
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為  
五百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左右軍曰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  
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公諷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  
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  
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冉里先生

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昧隱于商  
淮南山曰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

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修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  
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

子孫必有與者也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

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援之相也會黃

中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曰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曰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

去廝役之吏廝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曰

娛朝夕遇闡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

別傳曰名  
蓋字蓋思  
三五

鄭文和書  
腹以成文  
秘書曰月  
也私書  
也私書  
也私書

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各謂齊名也

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

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

臣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

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

七十老而傳今我告爾曰老歸爾曰事將閒居曰安性覃思曰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

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曰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

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也自樂曰論贊之功庶不遺

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曰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

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

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曰通人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

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曰四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

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閔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

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畫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既寤曰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玄別傳曰始一見玄數日  
吾本為鄭君東州名儒  
今乃見天下長者夫以  
布衣雄世斯豈後世  
及去錢之城東必欲  
醉會者三百餘人皆使  
離席奉觴自旦及莫  
度之飲三百餘杯而  
溫克之容終日無忘  
玄後身注之數言  
小視廣世云云

劉歆之案文讚  
當作錯  
案別傳作錯  
抱朴子曰歆章時鄭  
康成州辟舉賢良方  
正茂不公有而辟皆  
不就公車徵右中郎  
郎主道相侍中司  
農皆不就

別傳曰此  
海有玄儒  
林講堂  
贊如易贊  
書贊類論  
如六藝論  
政論類  
漢律曆志  
已感於  
史記已有  
言陽氣  
蓋也



疾時表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  
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  
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郟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淵任慮字鴻豫基字伯興琰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時竝童幼玄  
稱淵為國器淵字鴻豫基字伯興琰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皆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故皆如其言玄惟一子  
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子玄已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  
如鳳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案益恩年三十三別傳曰府君多冠冕都昌為職管支四圍  
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別傳曰難時年三十一別傳以天威存外生以勇以了日生又手理与相敬名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卦曰括囊无咎也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曰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曰鄭氏家法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玄定義乖衷修禮缺孔君有命開國承家也青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何云康成之生在順帝永建三年丁卯  
經籍志鄭志上卷洛中鄭尚撰鄭記六卷弟子撰  
何晏論語序  
皇就魯論  
篇章考齊  
古為注  
晉書書禮  
東都時會稽  
洪作乾象曆  
獻云建安元  
年鄭受其  
法以為窮幽  
極微加注  
釋焉  
精漢志都  
虞陽高平  
人少受業于  
王寔安初為  
侍中三國志

疾時表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  
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  
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郟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淵任慮字鴻豫基字伯興琰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時竝童幼玄  
稱淵為國器淵字鴻豫基字伯興琰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皆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故皆如其言玄惟一子  
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子玄已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  
如鳳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案益恩年三十三別傳曰府君多冠冕都昌為職管支四圍  
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別傳曰難時年三十一別傳以天威存外生以勇以了日生又手理与相敬名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卦曰括囊无咎也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曰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曰鄭氏家法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玄定義乖衷修禮缺孔君有命開國承家也青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何云康成之生在順帝永建三年丁卯  
經籍志鄭志上卷洛中鄭尚撰鄭記六卷弟子撰  
何晏論語序  
皇就魯論  
篇章考齊  
古為注  
晉書書禮  
東都時會稽  
洪作乾象曆  
獻云建安元  
年鄭受其  
法以為窮幽  
極微加注  
釋焉  
精漢志都  
虞陽高平  
人少受業于  
王寔安初為  
侍中三國志

先人餘暇述夫子之  
志而注孝經蓋康  
成胤孫所作也今西  
上可三皇許有石室  
馬周五文俗傳鄭  
康成注孝經于此  
二十三卷

張耳郭列傳第二十五

西川世鳳  
氏

後漢書三十五



